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 第十九回 楊賽花救夫劈木籠 蓋嬌娘臥底下番營

唐鐵牛奉二路元帥林素娘的將令，紅土崗劫囚車，救元帥周景龍。唐鐵牛在這等著，遠遠地看見番兵奔這個方向來了，當中押著一輛木籠囚車，「咣當、咣當，咕嚕嚕……」唐鐵牛一想，今天我玩命也得把我兄弟周景龍救下。他一下蹦到大道的當中，五百宋軍也把道路給擋住了。唐鐵牛手拿著鐵棒槌，就嚷上了：「嗨，番兵！別往前走了。給我留下木籠囚車，如若不然，今天我要把你們這些人馬殺個全軍覆滅！」

哈羞花騎著馬押囚車正往前走呢，抬頭一看：這不是那唐姓子嗎？他怎麼在這兒又蹦出來了？哈羞花端大刀剛想過去，這工夫旁邊過來一個人。

「公主，不用你打。今天讓給我！」這人沒騎馬，在步下，手裡拿著一條鑲鐵大棍，就來到唐鐵牛的跟前。

唐姓子一看，嚯，這個人，身高有一丈開外，黑糊糊的一張臉，一對大眼睛。挺厚的嘴唇，耳朵戴著一對金環子，身上穿著一件肯緞子軟釘子風衣，下邊是矮勒的靴子。手裡拿著一條大棍。

唐鐵牛說：「我說你是男的，還是女的？」

「我是黑水國的公主，叫黑鳳雲！」

唐鐵牛他沒見過，可聽說過。這是黑水國的國王黑天宇的閨女。說這傢伙力大無窮，徐文彪，孔生都不是她的對手。唐鐵牛一想：今天怎麼跟她碰上了。這可是硬手啊！

「我說黑鳳雲！聽我的話吧，把囚車留下，我不要你的命。不然我就砸死你！」

黑鳳雲微微一笑：「唐鐵牛！你少說大話，著棍！」

「嗚——」黑鳳雲大棍奔唐鐵牛就砸去了。

唐鐵牛手持鐵棒槌，「嗨！」往外招架。唐鐵牛一蹦，就蹦起來了：

「打你的天靈蓋！」上邊擺棒槌打腦袋，下邊就砸踝子骨。他是連竄帶蹦，由前邊蹦後邊，由左邊蹦右邊。叮咣打了一陣他不是黑鳳雲的對手啊。

黑鳳雲人送外號黑一棍，力大無窮啊。她擺開大棍跟唐鐵牛打來打去，大棍奔他又砸去了。唐鐵牛持鐵棒槌，「嗨！」

「當！」鐵棒槌被黑鳳雲打掉地上了。唐鐵牛兩手一哆嗦：

「不好！」

正這工夫，黑鳳雲這條大棍奔唐鐵牛的腰就打來了。

「啣——」唐鐵牛一看大棍來了，一哈腰，大棍從頭上過去了。唐鐵牛的腰還沒等起來，黑鳳雲一抬腳，「當！咕咚！」把唐鐵牛就踹趴下了。唐鐵牛剛想起來，黑鳳雲來到跟前，一擺大棍：

「別動！來呀。把他給我綁起來。」說話象男的一樣，甕聲甕氣的。這叫身大力不虧。番兵過來把唐鐵牛就給綁起來了。

「哎喲，小子，」唐鐵牛說。「你們使這麼大勁幹什麼？我也跑不了！」

「萬一你要跑了呢！」給唐鐵牛又準備了一輛囚車，把唐鐵牛就裝到裡面了。把棒槌也放在車上。公主哈羞花是洋洋得意。

「正好，也捎腳，把唐鐵牛也帶走吧！」

這工夫唐鐵牛帶的五百宋軍，跟番邦的人馬廝殺了一陣，也全都敗下去了。唐鐵牛裝在囚車裡了，回共看了看周景龍被押的那輛囚車。唐鐵牛心裡很難過呀。「哎！我沒把我兄弟救了，我自己倒遭了難了。我一死，能值幾棵蒿草啊。怎奈元帥周景龍身負國家千斤重任，未能得救。另外，老周家的冤仇也還沒報啊！我多帶兵將就好了，輕敵了，怪我，把我兄弟也連累了。」

這工夫番兵押著囚車繼續往前走。天陰上來了，接著下起了小雨，這兩還越下越大。哈羞花一看說：

「咱們先別往前走了，找一個樹林避避雨吧。」一看前面有一片大樹林子。「咱們就在裡邊去避避雨吧。」

番兵把車一起停在這個大樹底下了。天逐漸就黑下來了。哈羞花說：

「等一會兒雨小了，我們繼續趕路，路上千萬可別耽誤。」

唐鐵牛在囚車裡是百感交集，再加上下著雨，心裡頭就更感覺到淒涼。

「哎！人家都說了，好人有好報，好心能驚動天地！我唐鐵牛在磨盤山是大寨主，出世以來跟著我們弟兄殺富濟貧，除霸安良，見義勇為。我覺著我沒做過壞事。沒想到我今天就落到這麼一個下場。哎，我跟我兄弟周景龍啊，要被他們押到韶關上了船。解往交趾國去，那可就完了！弟兄們也見不著了，一切一切全完了。蒼天有眼，神佛有靈。難道說我這好人就該這麼死了！啊？神佛就不顯靈了，啊？」唐鐵牛他這麼一吵吵，前邊那棵大樹頂上有一個人睡覺聽見了。一扒拉這樹枝：

「嗯，我說那籠子裡頭是我郎君嗎？」

唐鐵牛一聽，這聲音很熟啊。「是我……傻老婆子賽花嗎？」

正是楊賽花！楊賽花從樹上蹦下來了。唐鐵牛一看，楊賽花身上的衣服也不知怎麼弄的，全破了。頭上頭髮全擄斃了，小辮也散了。這個狼狽樣，象個要飯花子似的。

「我說老婆子，你怎麼弄得這麼狼狽呀！」

楊賽花怎麼來的？楊賽花抓住了假阮英吳明之後，跟唐鐵牛在山神廟分手，回家侍奉她爹的病症，老爺子逐漸好了。楊賽花等著唐鐵牛去接她成親。左等不來，右等也不來，楊賽花可氣急了。「庸鐵牛呀！壞良心了，他不來接我呀，我找他去！」她爹說：「可能鐵牛現在做官了，看不上你了，你就別去了。」她爹攔她，她說什麼也不行，非去不可。

楊賽花就到了東京汴梁了，到了汴梁見著周老太太。老夫人說呀：「孩子，這山高路遠的，你怎麼能去找他呀？就在家裡等著吧！等他們得勝還朝好給你們夫妻完婚。」

周老太太始終不知遭周景龍被拿，小八義弟兄被囚鐵甲關。她知道二路兵去了。可能快得勝回來了。

楊賽花說：「伯母哇，我一定得去找鐵牛——我的郎君。我跟他好好把這事說道說道。如果他要壞了良心，我就砸死他！他要是不要我呀，我就死！」

楊賽花對唐鐵牛愛得還挺保，你別看唐鐵牛長得那模樣。老太太一聽：「那麼派兩個人跟你一起去吧。」

「不行，他們走的慢，我走的快。我自己去吧，」

老太太給她多帶點錢。楊賽花離開東京，就奔鐵甲關這個方向來了。她也沒走過這麼遠的路啊。走了兩三天，她見人就打聽，碰見這個人哪，叫拔皮馬三。這小子什麼事都辦，就不辦人事。什麼踹寡婦門，創絕戶故，盡乾損陰壞德的事。他一看楊賽花傻拉巴噁的，腰裡鼓鼓囊囊的，可能都是錢。這馬三就見財起意了。楊賽花跟他一打聽道，他說：「我也奔這方向擊，你就跟我來吧！」

天黑的時候，他們就住到一個店裡，可住兩個屋。楊賽花拿撥皮馬三也當好人了。可這小子最壞無比。等楊賽花睡熟曲時候，他把楊賽花的錢全偷出來了。第二天。一早晨他就跑了。等楊賽花醒來一摸腰，錢全沒了。楊賽花起來一問店掌櫃的，店掌櫃說：「人家起早就走了。他不說是你親戚，他先走有事嗎？我們也就沒攔他。他說酒飯帳錢還得您給呢。哎！這年頭兵荒馬亂的，你還是個女孩子。出遠門多危險哪！行了，這酒飯帳和店錢我就全不要

了。你就快走吧！要不，你就快回家吧。」

楊賽花很受感動：「謝謝老店主，你心眼真好使喚。那小子跑哪兒去了，奔哪個方向走了？」

伙計說：「他早晨一出店門，我真看見他了，他好像往南下去了。」

「那好吧。」楊賽花出了店門就往南邊追。她多快呀，出了這街口，她就追上馬三了。

「小子，你把我一百多兩銀子全偷走了。我砸死你！」

馬三剛一回頭，楊賽花伸手拿出青銅鏈子錘：「啪——」一下子就把馬三給砸死了。

「小子——我打你一錘都不解恨。」「啪」，又來一錘。楊賽花把銀子從他身上掏出來，就揣身上了。

「走！媽的。沒有錢我拿什麼吃飯！」楊賽花往前走出不遠，她聽樹林有人哭。楊賽花一想：「我怎麼淨遇這麼些個事。」她往樹林裡一看，那人哭著哭著，樹上綁著繩呢，他就吊上了。楊賽花想：我能見死不救嗎？她進去把這人救下來了。

楊賽花就問他：「你幹什麼尋死啊？好死不如賴活著。」

這人就哭得更厲害了：

「哎，好心腸的人，您走您的路吧，我是給前邊那個村子一個東家做長工的。我老婆子有病的時候就欠了他不少的債，人死了又借了他不少錢買棺材。人家要債，我沒錢還，就有兩個女兒東家非要拿一個女兒抵債不可。我不忍心哪。才來到這兒上吊來了。好心人哪，快走吧！」

「你最他多少錢哪？」

「五六十兩銀子吧。」

她往兜裡一摸：「全給你吧！別哭了。夠還債的吧？」

「啦呀，你給我這麼些錢，我該怎麼謝謝你？我也不敢要。」

「咳！你幹什麼這麼客氣，你走吧！我還有事呢。」

這人跪下，「梆梆」給楊賽花磕好幾個頭。你倒多少留點，她一個大錢也沒留下。楊賽花就走了。這個人問她姓名的時候，她早走遠了。

她走時間長了，肚裡能不餓嗎？「咕嚕，咕嚕……」「哎呀，老腸和老肚打架呢。腰裡一個錢也沒有，怎麼辦呢？」樹林裡摘點野果子吃，她會打獵呀，有時打兩個小兔，人家給錢就賣。打一頭黃羊，兩十窩頭她也換給人家。就這麼著有時候楊賽花還要飯吃。她一個人也沒出過遠門呀，走迷了路，就奔詔關這個方向來了。她困了，到樹上睡覺，捎帶著避雨，正好碰上唐鐵牛。

「郎君呀，你壞良心了！」楊賽花在樹上蹦下來。

唐鐵牛可是喜出望外：「老婆子，我沒壞良心哪，我睡覺做夢都想你呀，快救我啊！」

唐鐵牛這麼一吵吵，番兵「哇——」就亂了。丑公主黑鳳雲拿起大棍就擋住了楊賽花，哈羞花也上馬了。把兩輛囚車就趕到樹林外邊了。黑鳳雲拿著大棍一打量楊賽花：

「你是人，是鬼呀？」

「胡說八道。我是人。我叫楊賽花！你們裝在木籠裡那個，那是我郎君。我是他媳婦，還沒過門呢！」

黑鳳雲一想，鬧半天這也是個姑娘呀！

「你叫楊賽花？」

「對了！你叫什麼名？」

「我叫黑鳳雲。人送外號『黑一棍』。」

「你也是女的？『黑一棍』！你知道我有什麼外號哇？」

「你有什麼外號？」

「我叫『楊一錘』，我有錘。看你一棍厲害，還是我一錘厲害！」

楊賽花在腰裡「撲嚕」解下青銅鏈子錘：「來吧！來呀！」

黑鳳雲一想，這是唐鐵牛的媳婦，還真別說，這倆人一般高，一般粗，真是天生的一對。

「嗚——」把大棍奔她砸去了。

「開！」楊賽花往外招架，擺開一對青銅鏈子錘。真好像閃電流星一樣。「腋裡藏銀花，劉海戲金蟾。長江飄玉帶，流星趕月亮。」

「邦！」就打在黑鳳雲背上了。這錘沒打正，打出溜了，要打正了，就把黑鳳雲給砸死了。黑鳳雲被楊賽花這錘打在背後，栽兩栽，晃兩晃，差點摔倒。她覺著心一發熱，嗓子眼一發咸，眼前一冒金花，心裡一噁心，「嘩——」吐了一大口熱血。

「囉——了不得了…公主被他們打傷了。」番兵趕忙過來搶救公主。哈羞花催馬端刀就過來了。

「好啊！你看刀！」

「嗯？」楊賽花往旁邊一閃，一看這姑娘長的挺俊。「你叫啥名？」

「我是王爺哈天棟駕前的公主鳳駕哈羞花！」

「什麼，什麼？」

「我是公主，哈羞花！」

「公豬？我看你象母豬！」

「好哇，你罵人。看刀！」

楊賽花擺錘往外招架。「啪！啪！啪——」大錘擺開，躡閃跳跳工夫不算太大。就聽「叭」一聲，青銅鏈子錘把哈羞花的馬腿給打折了。馬一臥倒，把哈羞花可就摔下去了。哈羞花「咕通」——掉到馬下。楊賽花一看：「我砸死你吧！」她擺大錘奔哈羞花就砸來了。

哈羞花在地上一骨碌，用就地十八滾的功夫，就骨碌出去一丈多遠。等楊賽花再想追她，番兵番將就過來了。為首一吳番將，手中端著大槍，「啪！」就奔楊賽花紮下去了，楊賽花用錘一招架。說：「你是誰？」

「我叫川玉龍！」

「川玉龍啊，著錘！」

「叭！」青銅鏈子錘把川玉龍砸了個腦漿迸裂。川奇客爺兒五個，被他們包圍了四個了，就還剩一個川賓龍了。

唐鐵牛說：「老婆子啊！快過來。」

楊賽花說：「別著急！」奔囚車就去了。

「了不得了……」番兵被楊賽花打的是一陣大亂，四散奔逃。

楊賽花奔唐鐵牛這個囚車來了。來到囚車跟前，上哪兒找鑰匙開鎖頭？

「開！」她用鏈子錘把鎖頭給砸開了，唐鐵牛由裡邊出來，楊賽花把繩子給他解開了。

「傻老婆子，你不能光救我，得救元帥，救我事小，救元帥事大。」

「元帥是誰呀？」

「周景龍在後而那輛囚車呢。」

「那好了！」楊賽花撒開兩條飛毛腿，拿著青銅鏈子錘。「好小子！把囚車給我留下！」

楊賽花往前追，這時候前面來了約一千宋軍，跟番兵也廝殺到一起了。這宋軍是二路元帥林素娘派來的。林素娘得知唐鐵牛被捉，故派趙天雄、趙海雄、趙飛雄三人帶一千宋軍解救唐鐵牛，追上番兵就廝殺起來。這工夫楊賽花已把這輛囚車截住。等楊賽花仔細一看，光有囚車木籠，可沒有人了。這囚車木籠的門開了。

「哎，沒人呀！」

唐鐵牛到跟前一瞧，元帥沒了，是不是被他們從囚車木籠弄出去，把人帶走了？

「追！」

跟著趙天雄、趙海雄，趙飛雄的一千宋軍再追。番兵是抱頭鼠竄，落荒而逃。可就是沒追上週景龍，不知道元帥死活。

唐鐵牛這個後悔呀：這個禍全是我惹的，我這叫成事不足，敗事有餘。我要不到番營裡頭去救周是龍，哪能惹出這樣的大禍來呢？也不至於把景龍解往韶關。

「咳！」唐鐵牛一想，回營交令吧，我還得請罪。

「我說娘子呀，你怎麼這個小樣啊？」唐鐵牛上前抓住楊賽花的手還真哭了。

「郎君，我是這麼這麼回事。」

「唉，不是我把你忘了，現在是國難當頭，匹夫有責呀。只知有國，不知有家呀，國要亡了，家在哪裡呀！你不要怪我，賽花！」

「那我明白了。」

「走吧，我還得回營請罪。」

唐鐵牛、楊賽花他們大伙一起回營。林素娘把楊賽花讓到上座。

「賽花姐姐，你真是武藝高強，殺法驍勇，女中的英雄。」

「嘿，元帥，你別誇我了。就那麼回事吧！」

唐鐵牛過來了：「我請罪。」

林素娘臉沉著說：

「唐鐵牛，你救人不成，反被捉拿最後又把景龍元帥丟失，該當問罪。但有賽花姐姐幫助，係退番足，戰敗番將，也算立功，為此暫饒你死罪，今後當思以功補過。」

「謝元帥！」

噫，唐鐵牛沾老婆子光了。唐鐵牛過來向賽花說：

「賽花呀，今天沒有你，也就沒有我了，我怎麼看著

你越看越好看。你真比上楊貴妃了。」

樂寶一想，能比上楊貴妃的腳後跟就不錯了。

唐鐵牛轉身說：「樂寶，孟春達，快過來給你師娘見

禮！」

「給師娘見禮！」

「給師娘見禮！師娘你會蹦嗎？」

「啊！我，我會蹦。我、我怎麼蹦都會！」

嚨！這幾個個人這個熱鬧勁兒。

林素娘對眾將說：「眾位英雄們，本帥難道我就不想破重圍嗎？我就不著急嗎？你們可知道，人家的兵力比我們多呀，我們要是靠著硬拼破重圍，那我軍的傷亡就太重了。現在須有一人潛入敵營，瞭解內情，離間其人，瓦解其軍，造成成熟之機，我軍方能攻城破圍，只是誰能承擔此任，尚無其人，本帥為此深為憂慮，望眾位多思。」

林素娘說完退了帳了，剛回到寢帳之後，蓋嬌娘求見。林素娘讓她進來之後，蓋嬌娘說：